二舅母去世已经二十八年了。不知怎地，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夜晚，我想到了她。枯皱的面容，霜白的乱发，因流泪过多而溃烂的双眼，这样的面影不时在我眼前飘忽。

二舅母

□ 朱玲

二舅母从小父母双亡，跟着远房叔叔过活。二十岁时由叔叔做主，嫁给我二舅，五十九岁去世。她辛苦劳作一辈子，仍然家徒四壁，无有财物。

二舅母不讨人喜欢。据老辈们说，她手脚不干净。草垛上晒着的棉鞋，篱笆上晾着的衣衫，她路过，看看左右没人，就顺手带走。她眼睛不好，轻度的青光眼，看什么东西都似罩着一层薄纱。若是人站在远处，她是看不见的，人家其实遥遥地看见了她的举动。于是，丢失物件的，上门索要，她只得拿出来。人在的时候，二舅不说什么，晚上关起门来，拿起挖地的灰叉，没头没脸地打，二舅母的脸上顿时像开了染坊铺子，五颜六色，头发被薅去一大把。她蜷缩在墙角，咬牙强忍着不出声。

我二舅身材高大，脾气暴戾，他若打老婆、孩子，无人敢拦，也拦不下来。年轻的时候，他嗜赌如命，而且十赌九输，把一大家子活命的口粮、棉花都输光了。外婆气不过，就与他分了家。但是二舅母却与他没法分。那时没有离婚这一茬的。可怜二舅母看着如狼似虎的赢家将家里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悉数拿光，独自站在风中瑟瑟发抖，簌簌落泪。没办法，外婆叹口气，只得将自己的粮食匀一口出来给他们。

有一段时间，外婆到我家来帮着母亲带小孩。母亲看到外婆脱下棉袄，就是一件单衣，痛惜不已。与父亲商量，要替外婆添衣。父亲拿出刚发的工资交给母亲，说，你明天带她上街买套夹衣。母亲带外婆到百货公司，花9元钱买了一套紫色的卫生衣。这种衣服现在早就看不到了，有点像现在加厚的运动衣，当然远没有现在的运动衣漂亮精致，是很土的。外婆却如获至宝，抚摸着这套衣服说，我这是哪辈子修的福啊，穿这衣服。

回到乡下，外婆向村里的老姐妹们炫耀这身衣服，惹得一群羡慕的眼神追着她转。有一次，外婆在田里劳作后，大汗淋漓，就将卫生衣脱下，

放在屋前田间的竹篱笆上晒，自己忙活其它事情了。至晚上来收时，发现衣服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家里几个人一核计，认为是二舅母拿的。问她，她说不知，外婆大哭不已。二舅不知从哪儿得知此事，晚上揪住二舅母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嚷着要她拿出衣服。她始终不吭声，勾起了二舅的暴怒，死命地打。外婆在外面听到声音不对，敲门也不理，外婆叫来外公、大舅、小舅，几个人一合力，轰开门，外婆跪在地上，方平息了这场打斗。

第二天，二舅母不能下床，外婆端了饭菜至床头。十数天后，方能勉强活动。后来有人偷偷告诉外婆，那套衣服确是二舅母拿的，藏在猪圈里，后到她娘家姨家换了几件小褂裤给孩子穿。为了彻底平息这场纷争，母亲又买了一套新的送给外婆。

母亲说，这都是穷极了没办法的事。谁有吃有穿拿人家的东西。没吃的时候，还有人抢别人手中的饼干吃呢。

生活中的二舅母其实还挺诙谐的。小时候，家里为了省钱，都是下乡去外婆家过年。我有时被表哥拉到二舅家，二舅母拎着一个蓝花陶罐出来，从里面抓一把葵花放在我的口袋里，我看那罐内已所剩不多了。她指着二舅对我说，叫舅舅龟。我不知就里，只得叫了一声，周围的人大笑不止，二舅母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我大舅青年螺居，村里有个女子对他有点意思。二舅母总是借故把她叫到家里，拿她和大舅取笑。

年老的二舅母总喊心口疼，二舅写信给母亲，想请母亲在城里找个医生看一看。那天，表姐陪了二舅母来我家，父母找了医生为她作了检查之后，医生对我父亲说，这人怎么到现在才来啊？她的五脏六腑都坏得差不多了，顶多再活半年吧。

母亲将此事告诉了二舅，二舅急忙忙替儿子办了婚事。结婚那天，儿子媳妇跪在她面前，发誓要好好奉养她。她满足地笑了。两天后，她撒手西归。

最近，汪会计有些烦心，有七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是什么概念？每每向老板提问此事，老板总是唯唯喏喏，信誓旦旦，面糊刷子一次又又一次刷，再问到底哪一天，手机响了，或其它急事，老板借故匆匆离去，弄得他很无奈。汪会计比较仁义，实在是下不了狠心与老板翻脸，日子这样糊着过。对此，有人劝他，与其这样耗着，温水煮青蛙，不如快刀斩乱麻，不跟这个老板玩了。他也不知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虽说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对企业负责，与职工默契。老板一直看重他，只是债台高筑，四面楚歌，连老板娘也怨声载道不回家，怕遇见上门“讨债鬼”。汪会计的会计生涯有三十九年，他实在有点不舍得放弃这份职业。他曾是过去大集体单位的财务科长，后来改制，辗转几个企业，仍从事会计工作，业务水平有目共睹，职业道德有口皆碑，不曾想刚稳定两年，因过度扩张，“烂牌”在手，这个企业危机了，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还欠银行一屁股债，该押的、能押的都押出去了。不少职工愤然离去。私下里，汪会计曾悄悄走过几家单位，负责人见过他的简历，与他一番交流，再看他举止，都认为是一加一人材，但细看他的出生年月，肚算一下年龄，就不免撇嘴，甚至表示惊讶，最后是顾左右而言他。汪会计明白，奔六的人已经不吃香了，但生活还得继续。

创业正当时

□ 陈忠友

得知这种状况，女儿几次三番劝他，与妈妈一起到苏州来吧，帮他们管理家务，含饴弄孙，全家共享天伦之乐。女儿一样支付工资。家政服务也是工作。再说，小区环境好，业主素质高，假山亭阁、图书室、健身房应有尽有，闲暇时散步、打太极，或与楼上楼下的老爷子们下棋、抖空竹，多么愉悦的生活。但汪会计就是不情愿。高邮是他的家乡，生于斯、长于斯几十年，就近有大淖广场、文游广场休闲健身圈，有次刷，再问到底哪一天，手机响了，或其它急事，老板借故匆匆离去，弄得他很无奈。汪会计比较仁义，实在是下不了狠心与老板翻脸，日子这样糊着过。对此，有人劝他，与其这样耗着，温水煮青蛙，不如快刀斩乱麻，不跟这个老板玩了。他也不知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虽说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对企业负责，与职工默契。老板一直看重他，只是债台高筑，四面楚歌，连老板娘也怨声载道不回家，怕遇见上门“讨债鬼”。汪会计的会计生涯有三十九年，他实在有点不舍得放弃这份职业。他曾是过去大集体单位的财务科长，后来改制，辗转几个企业，仍从事会计工作，业务水平有目共睹，职业道德有口皆碑，不曾想刚稳定两年，因过度扩张，“烂牌”在手，这个企业危机了，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还欠银行一屁股债，该押的、能押的都押出去了。不少职工愤然离去。私下里，汪会计曾悄悄走过几家单位，负责人见过他的简历，与他一番交流，再看他举止，都认为是一加一人材，但细看他的出生年月，肚算一下年龄，就不免撇嘴，甚至表示惊讶，最后是顾左右而言他。汪会计明白，奔六的人已经不吃香了，但生活还得继续。

下了棋、抖空竹，多么愉悦的生活。但汪会计就是不情愿。高邮是他的家乡，生于斯、长于斯几十年，就近有大淖广场、文游广场休闲健身圈，有次刷，再问到底哪一天，手机响了，或其它急事，老板借故匆匆离去，弄得他很无奈。汪会计比较仁义，实在是下不了狠心与老板翻脸，日子这样糊着过。对此，有人劝他，与其这样耗着，温水煮青蛙，不如快刀斩乱麻，不跟这个老板玩了。他也不知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虽说受到上上下下的尊重，对企业负责，与职工默契。老板一直看重他，只是债台高筑，四面楚歌，连老板娘也怨声载道不回家，怕遇见上门“讨债鬼”。汪会计的会计生涯有三十九年，他实在有点不舍得放弃这份职业。他曾是过去大集体单位的财务科长，后来改制，辗转几个企业，仍从事会计工作，业务水平有目共睹，职业道德有口皆碑，不曾想刚稳定两年，因过度扩张，“烂牌”在手，这个企业危机了，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还欠银行一屁股债，该押的、能押的都押出去了。不少职工愤然离去。私下里，汪会计曾悄悄走过几家单位，负责人见过他的简历，与他一番交流，再看他举止，都认为是一加一人材，但细看他的出生年月，肚算一下年龄，就不免撇嘴，甚至表示惊讶，最后是顾左右而言他。汪会计明白，奔六的人已经不吃香了，但生活还得继续。

吃了回橡皮工才安心，汪会计渐渐萌发了新的想法，这样■着脸为别人打工，是不是可以考虑自己创业为自己打工呢？不必一条路走到黑，碰到南墙不回头。现在创业门坎低，选择题多项化。想到这些，汪会计的眉头舒展了，内心觉得轻松了许多，眼前展现霞光。这不，他在微博上写道：“参加工作至今四十年，除了当年下乡养了四年猪，剩下的就是做财务工作，坚守了三十九年没有变，本想等到月亮升起。坐而论道，不如起而织网，现将弹奏新的乐章，体验别样滋味。人说六十是废品，我不信，七十还学吹鼓手呢！六十又一春，创业正当时，届时请各位捧捧场。”汪会计信心满满。在我们同学当中，我最佩服他的就是这一点：不想则已，一想定然践行，不做则已，一做定然了得。

当下，汪会计明白先要做的有两件事，或者说就一件事，那就是向公司申请辞职，讨回应得的报酬，并给予经济补偿。假如老板依然像“花天鸡”，他准备走法律途径，通过劳动执法部门诉求自己的合法权益。汪会计是理性的，决不会登楼爬塔闹出有悖公序良秩的举动。现在是法治社会。

市河，我心中的河

□ 王春

市河，你穿透了我的心。眼睁睁地瞅着翠柳的枝条，一天天地争相往河心伸展，

贪婪地博取水的柔情……

我庆幸挤上这古城的末班车，河儿像迷人的仙女早已在那儿等候。晚风送来淡淡的幽香，引着我在五彩灯火下徜徉……

河水静静地流淌，

我却忘了回家的小巷。唯有劲爆的广场，如礼花般在夜色中怒放。

我猛然觉得，市河呀不是河，是一条缠绕家乡的彩带，牢牢地拴着、拴着，我这颗久久不能平静的心……

当键盘敲出这几个字的时候，脑海中流淌的旋律是罗大佑的那首《光阴的故事》，四季更迭，岁月轮回在轻吟浅唱的歌声里有着无奈的洒脱。其实我理解的所谓故事，是要经过岁月的过滤、筛选、沉淀，继而留在记忆里的那些鲜活的东西。这个每个人都有，或长或短，或多或少，而且因为自己是故事里的主角，所以便又多了点生动的趣味。那么午睡于我又能有些什么故事呢？这缘于我家娃不睡午觉“闹革命”受我“镇压”后不服气将状告到了我老爸那里，老爸给他支招：那你问问你妈当初午睡时都干什么去了！于是我讲得兴致勃勃，娃也听得津津有味！

午睡的故事

□ 苏扬

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人武部大院里，那会儿院里的办公区域和生活区还没分开，除了办公楼是幢两层小楼外，其余都是平房且散落在各处。我们家当时分到了四间房但有一间并不在一处，所以连着的三间用来居住，另一间相隔甚远的便用来做厨房。夏日的中午整个大院只有知了不知疲倦叫得声嘶力竭，但奇怪的是这聒噪的声音竟理所当然地让大院显得更加安静。彼时的我精力旺盛，是个闲不住的主，因此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大好的时光用来午睡的。为了不打扰家人的休息，每到午睡的时候我便自觉出门自己找乐子去。而我最常干的事便是去我家厨房门前的梧桐树下看蚂蚁，蹲在树荫下，我还隐隐有些得意，会生出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窃喜。蚂蚁和我一样，也不午睡，但它们时时刻刻都惦记着搬运粮食回家的工作态度让我心生敬意。有时，我最喜欢看成群的蚂蚁组队搬大件，为了吸引它们干活甚至会出手帮它们找些不幸运的大家伙，然后看着这些不幸运的大家伙被召唤来的大队蚂蚁抬走，而我也一路跟随找到了它们的蚁窝。应该是受了童话故事的影响，我尝试过用水淹、用烟熏等各种方法，只为了能逼出蚁王蚁后想瞧瞧它们戴王

冠的样子，当然我一次也没有成功过！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我得趁家人午睡醒来前去人武部大门外的棒冰厂买几毛钱一支的奶油雪糕和“大赤豆”。通常等我捧着搪瓷缸到家时家人已经洗漱完毕，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冰棍聊着天，这种幸福甜蜜的滋味即使如今用35元买的哈根达斯球球也无可比拟！

后来我们又搬新家了，这次是一幢新建的三层居民楼，我们家人口多，所以分了个大大户，而我又是在家里唯一的女孩，因此便有了自己的闺房。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作为原住民扎根在此迎来送往了一批批人，而在迎来送往中不经意间竟集聚了一帮小跟屁虫在我的身后。到了这会儿，夏日中午我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在家闹腾肯定是不成的，我便领着他们去办公楼后的小松林探险，企图在军事重地的指示牌下寻个地下通道啥的；要不就去爬东院墙的那棵桑椹树摘果子吃，吃得一个个跟吸血鬼似地见人就咧开一嘴紫色的牙；再不还可以去相邻的爱心河翻石子找小螃蟹。记得有一次可能是吵醒了河边一户人家的男主人，他一气之下竟然用一盆还带着热度的洗脸水浇了过来，而我们这群厚脸皮的小落汤鸡竟硬撑着一个都没哭还朝那人做个鬼脸哄笑着就跑了。那真是一段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呀！

那再后来呢？见我停住神游不讲，娃急切追问。再后来啊！我满怀惆怅地叹了口气——我长大了，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也各奔东西了，那个大院包括这个城市也几乎变了个模样，但幸运的是我爱上了阅读，所以后来大部分的午睡时间都留给了音乐和文字。至于如今为什么要逼着你一起午睡，那是因为你上初中后，我陪着你起早摸黑，明显感觉精力有些跟不上，而你在我的“镇压”下不也体会到午睡的妙处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屋外一阵絮絮叨叨，院门吱一声牙开。蒙蒙雾霭中，冒出一个身影，一直撞进客厅。面孔惨白，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建业！”两个字没来得及从张为民口中喊出，

晃(小小说)

□ 顾文东

一摇一晃，一摇一晃，仿佛在船上。张为民眼皮撑开，面前是灰蓝的幕布，几只雀儿弹一般射过。两边灰白的墙垛晃晃的，似乎要压向自己。“好了，好了，终于醒了！”几张熟悉的面孔隔断了幕布——老婆、舅爷、外甥、村长。老婆两眼像两只烂桃子，自打建业出事，老婆红英就不住地哭、哭、哭，眼睛又红又肿。“建业呀……死小伙……吃什么倒头酒也……死小伙……”老婆的声音锉刀一般锉在张为民的心上。

那天，不晓得怎么到闹祸的地方的，柏油路上一滩血。一个男人血淋淋地摞在路边，凄厉的嚎啕一浪一浪地翻滚：

“银洪啊——银洪！——你把我一块带走吧——”

“爸爸！爸爸——”

“洪啊——小伙唉——你醒醒啊——”

心胸掏空了，头脑爆炸了，张为民木头一般随着人流抬呀抬，走呀走，直到跨进黑白的灵堂，扑通跪在地上。他多么希望这个陌生的木匠一个翻身起来，电闪雷鸣地骂自己一顿，拳打脚踢一番也行。可是，天渐渐亮了，太阳渐渐高了，木匠李银洪直挺挺躺着，悄无声息躺着，任凭一家老小嘶力竭，任凭张为民瘫在一边。

一摇一晃，一摇一晃，光秃秃的一溜树杈害怕似地后退，灰蓝的幕布被一座高大的牌楼罩住。出事前一天，他正带着村民造水泥路，吱——辆黑色轿车停在牌楼下。车窗打开，建业正逮着方向盘，“老头子，驾照拿到了，几个朋友要带我贺一下。”“不要麻木大意啊……”张为民语音未落，轿车放了一个屁就窜走了。想起那一幕，张为民就一肚子气。从死者家出来，张为民咬牙切齿：死小伙，让他坐牢受罪去！可是踏进家门槛，眼里又是一番情景：老婆寻死觅活，媳妇茶饭不吃，孙子眼泪汪汪……

怎么办，怎么办呢？儿子牵连到几条命哩！村里刚刚有过一个例子，小老板醉驾撞死人，赔了50万，是张为民帮忙调解的。万万想不到，现在轮到自己的头上！能说会道的一张嘴，线绞住一般，由着舅

爷替自己磕头、招呼、协商、还价。死去的银洪是个木匠，才51岁，有老有小。口干了，唇破了，赡养、抚养、丧葬等费用杂七杂八40万！再加上取保候审……乖乖！捂了藏了一辈子的钱罐咣当砸碎了。一家子的积蓄总共不过30万，刚刚在镇上看好一套房子，带孙子上学考虑的，鸭子一样飞了！

协商结束，张为民被舅爷搀着走到牌楼，“同德村”三个字扑进眼里。前一阵子，带领村民热火朝天地造水泥路，张为民何等精神！现在，他却像条软丝瓜，奄在牌楼的跟脚。一群人围上来。

“张支书，不能怪建业，他只喝了一口酒，要不是他开车送几个醉鬼去医院，恐怕……”

“事情也太蹊跷！唉，只刮了一下……又是晚上……很难晓得的。”

“支书，这个‘肇事逃逸’判得有点冤啊！”

“老兄弟，到这个地步，就往开处想吧！”

“支书，差多少，我们先帮你掉头！”

……

粉红大钞一沓沓往怀里塞，很快，凑齐了沉甸甸的一包。泪，忽地开了闸，洒在钱包上……

“120过不来，再抬一段。”舅爷的声音。张为民仿佛又坐上了船，一摇一晃，一摇一晃。一道大红的圈圈遮断灰蓝的幕布，酒菜香气直扑鼻子。噢，到了庄东头，老刘娶媳妇！“红英，人情去了吗……我们欠人家一个人情咧……”张为民喃喃道。盘子、杯子、酒菜在眼前旋转起来……一顿酒……一套房……一条命……“狗日的驾照！驾照！贺什么贺也……”张为民不住地咧嘴。抬担架的几个加快了步伐，奔向120，车子一路呜呜啦啦奔向医院……

“一顿酒……一条命……一套房……”张为民念叨着，进了一个雪白的房间。哪来这么多酒瓶，奇怪的是都没有彩色标牌。斟酒的穿着一身白衣，拿根细长的管子。一只大酒瓶竟飘了起来，在头顶打晃。“滚！我不喝！”张为民大吼一声，一挥手——哗唧！玻璃碎了一地……

文游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